

第三十七章 想當太子妃嗎？

許京華跟在齊王後面回去西偏殿。

入了內，皇上先問齊王，「找到你那兒去了吧？」

「皇兄料事如神。不過您怎麼也不事先和我打個招呼，我都不知道出了什麼事，莫名其妙的。」

「你不知道不是正好嗎？他們求你，你一無所知、幫不上忙，他們不就走了嗎？」

齊王道：「我看他們不會善罷甘休，您打算把長公主關多久？」

皇上冷哼道：「他們不善罷甘休？我還不善罷甘休呢！這次先跟你透個風，昨日傍晚我已經讓人去搜過寶慈宮了，搜出不少魘鎮之物，你回去同他們說，目下還沒查出主使者是誰，等查清楚了，朕一定嚴懲不貸！」

這是在嚇唬那幾個親王，別摻和真定長公主的事，否則連他們親娘一同收拾。

齊王了然點頭，「臣弟遵旨。」

「都誰去找你了？」

「臣弟進宮之前，只有李欣和奐雲。」

皇上轉頭吩咐道：「召李欣進宮。」

徐若誠應聲出去傳話。

皇上又問齊王，「琰兒的主意，京華同你說了嗎？」

許京華悄悄抬頭，就見叔父點頭說：「剛說了。」

「你怎麼看？」

「哪用得著那麼麻煩？我不信皇兄到現在手上還沒有李家的把柄！」

皇上沒否認，「但琰兒有一點提醒得對，禁軍將領之中可能已經有人與李家勾結，不然他們不用非得置楚詢於死地。」

聞言，齊王心下一凜，「不會吧？先帝當初可是在禁軍上花了大心血，根本沒讓李弋插過手……」

「殿前司也許沒有，侍衛司就不一定了。」

京中禁軍分為兩衙，護衛宮城大內的是殿前司，宮城之外，戍守整個京城的則是侍衛司，侍衛司另有都指揮使，但位次在殿前司都指揮使之下，受楚詢統轄。

侍衛司的基礎是當初追隨先帝的五千勇士，第一任指揮使是五千勇士的將領石重義，後來山東土族擁立先帝，就有許多山東土族子弟陸續加入侍衛司，之後石重義被李式排擠出中樞，李式兼任過侍衛司都指揮使。

雖然先帝誅殺李式奪回大權後屢次整肅過侍衛司，但侍衛司兵員龐大，什麼出身來歷的都有，到底不如後來他一手建立的殿前司那麼可靠。

齊王雖不管事，這些基本情形還是知道的，也皺了眉，「皇兄打算讓太子去探明此事？」

皇上沒下結論，「我再想想吧。」又轉向許京華，「如意是給妳玩的，和去看太子無關，留著吧。」

許京華又謝了一次，皇上便起駕走了。

齊王沒摸準皇上的意思，送完回來問太后，「娘，皇兄到底怎麼打算的？」

太后越過他，望著後面的許京華，「京華過來。」

許京華走到太后跟前，太后拉她在身邊坐，低聲問：「妳怎麼想起要去東宮的？是皇上來了，妳才想起的，還是之前就想好了？」

「原本和殿下說好今日在宮中見的，但昨日出了那些事，我想著可能見不到了，後來皇上來了，還記得我生辰，我就順便……」許京華望著太后，「祖母，我不該去嗎？」

太后斟酌著說：「倒不是該與不該，只是妳這樣做，皇上誤會了。」

許京華一愣，「誤會什麼？」

齊王也有點著急，忙問：「皇上跟您說什麼了？」

太后抬手輕撫孫女的脊背道：「皇上覺得妳對太子有些別樣情愫。」許京華瞪大眼睛，想要辯解，太后接著說：「他還覺得太子對妳也一樣，說你們兩情相悅，問我願不願意成全。」

齊王心提起來，看看母后，看看侄女，忍住了沒出聲。

「我們真不是……」

太后沒讓許京華說完，就緊追著問：「那妳想做太子妃嗎？」

許京華有點傻眼，之前長輩們不都說她和劉琰是兄妹，是親人嗎？怎麼忽然就話鋒一轉，成了什麼兩情相悅，還問她想想做太子妃？

「我當然不想。」她答得不假思索。

齊王放下心，長出口氣。

許京華看他一眼，「叔父不會也像皇上那麼想吧？」

「我可沒有！我知道妳對太子只是朋友之義。」齊王立刻辯白。

「殿下對我也只是朋友之義啊。」許京華還不忘替劉琰說話，「皇上真的誤會了！」太后微笑道：「我覺得也是。行了，沒事了，同妳叔父回家吧，明日再去給妳爹上香，別忘了告訴他，妳娘也快接回來了。」

許京華答應一聲，還是忍不住問：「那殿下那邊？」

「皇上定了主意會告訴他的，放心回去吧。」太后柔聲說。

齊王幫腔道：「有娘在，這小子吃不了虧，走吧。」

可是她答應了劉琰，要跟太后約好什麼時候讓他來問安，她也進宮見面啊。

許京華張嘴想說，心裡一下跳出那句「有些別樣情愫」，頓時憋回去了，想著算了不急，皇上還沒同意劉琰的計策呢，等過兩天進宮問安再問好了，遂不再多說，與齊王告退出宮。

齊王把她送回家，又將宋懷信請過來，肅然道：「宋先生，我們京華只是個十四歲、尚在守孝的小姑娘，以後再有類似昨日這等事，您不方便直接回稟聖上的，煩請來齊王府找本王，不要讓一個孩子頂在前頭。」

宋懷信有些慚愧，向齊王深施一禮道：「老朽陡聞此事，一時驚慌，亂了分寸，愧對殿下。」

他倒不是藉口推託，昨日見到楚詢後，宋懷信確實又憤怒又驚慌，他一個初到京城的外臣，還沒真正得到皇上信重就被迫得知了這件祕聞，且附帶一封燒手的

信，當時唯一的念頭就是儘快把這封信妥當地送進宮去。

當時最快最妥當的辦法，只有讓許京華送到太后手中，但許京華不可能送一封不知內容的信進宮去，加之宋懷信另有私心，不欲與齊王多牽扯，事情就辦成了現在這樣。

許京華知道叔父之所以這麼不高興，實是出於心疼她的緣故，便老實站著沒吭聲。齊王可不只是不高興那麼簡單，他實際上非常生氣，所以不但坐著受了宋懷信的禮，又說：「先生已經入朝，以後少不了人情往來，等小院收拾好了，還是單獨開門，出入才方便。」

宋懷信成家都不想搬出許府，就是想借許府擋一擋沒必要的人情往來，但齊王揀著這個機會說這話，他自己理虧，也沒法說別的，只能同意。

「我明日一早接妳去白馬寺。」見宋懷信點了頭，齊王就不再理會他，逕自交代許京華。

許京華乖乖點頭，然後送叔父出去。

「太子的計謀，不要同任何人提起，那老頭也不例外。」齊王最後囑咐。

不過宋懷信也沒問，不但不問，許京華要和他說胡責妃以及長公主原本的陰謀時，他還一副非禮勿聽的樣子。

「我只是個傳信的，信傳到就行了，其餘諸事自有聖裁，妳也收收心，過會來上課。」

許京華想想也是，後邊的事他們想操心也操心不著，至於劉琰，叔父說得對，他比自己聰明多了，只要不把事情往壞處想，應對這些事還是很輕鬆的。

但要她就這麼收心讀書卻也沒那麼容易，皇上誤會她對劉琰有所謂情愫，難免讓她懷疑起自己，並且越想越覺得她那會兒提出要去東宮見劉琰，確實太莽撞了。東宮不像別的地方，她去本來就不合適……不過莽撞歸莽撞，她還是覺得這一趟該去，且就算皇上有所誤會，也去得值！下不為例就是了。再想想叔父說的那些話，她更覺得劉琰不容易，儲君占了個「君」字，就這麼受君王猜忌，那幹麼還要立儲君呢？

「先生，國家為什麼非得立儲君？」上課到一半，許京華突然問。

「因為國家要有人繼承，如若君王不事先指定誰來繼位，諸子爭位，國家必生動亂。」

「可是指定了，也沒攔住他們爭啊。」

宋懷信這兩日被這樁祕聞鬧得心神不寧，也不似平日那麼端著，隨口答道：「名分既定，爭也不過是小打小鬧。而且一旦立儲，必定會限制其餘諸子，不令其參與軍政要務，或是分封就藩，或是安享富貴，自然沒有與儲君一爭之力。」

「然後君王就開始防範儲君了？」

宋懷信一拍桌子，「有完沒完了，什麼大逆不道的話都敢說！」

「這怎麼大逆不道了？」許京華一臉無辜，「我就是和先生探討嘛，比如那個唐玄宗，您之前不是說他防範他兒子到了很過分的地步，甚至任由奸臣陷害太子

嗎？」

「那是特例！」

許京華看老先生又吹鬍子了，終於忍住不再追問，心裡卻仍在想，劉琰提出將計就計時，有沒有想過皇上會怕弄假成真，所以不同意呢？

劉琰那時還沒想到，但現在已經想到了。

外面遲遲沒有消息傳過來，劉琰出了春和殿，在外面散了會兒步，遠遠看著西邊三大殿飛翹的屋簷，那個念頭才突然浮出水面。

將計就計，可不只是能將李家的計，還能將計中計呢！

他瞬間出了一身冷汗，忍不住先安慰自己，父皇不至於猜疑他若此。可下一瞬又反駁自己——雖說不至於，但父皇又何必冒這個險呢？

有這個風險在，所謂將計就計，對比皇上要發的雷霆之怒就沒有什麼優勢了。

若將李家比作一棵大樹，皇上那邊肯定是先砍去枝葉，再劈樹幹，但地下盤根錯節的根鬚一時管不到，難免重新發芽、繼續為害。

劉琰的做法則是直接深入地面之下，把大樹連根拔起，這原是上策，但若他在地下與樹根交結，反而將根鬚四處延伸，對砍樹的人來說就有翻覆之虞了。

父皇八成不會同意此計了。

劉琰帶著一身冷汗回去春和殿，果然一直等到晚間就寢，也沒有等來任何消息。第二日皇上倒是打發了人來，卻是來送新書的，除了一句「讓太子好好讀書」再沒別的話。

劉琰這時已經不抱希望，所以也沒有失落，先拿書目看過，挑了幾本，真的讀起書來。

之後皇上再沒派人來，劉琰便也足不出東宮。

過了幾天，錢永芳先按捺不住了，問劉琰要不要想辦法打聽一下。

「不必。」劉琰毫不遲疑，「都踏實點！」

錢永芳答應了，卻又看一眼楊靜。

楊靜接話說：「要不，小的再去趟慶壽宮？」

「更不必！」劉琰看他們不安，終於解釋了一句，「沒幾日就是中秋了，折騰什麼？」

兩個內侍恍然，齊齊鬆口氣，是啊，眼看中秋了，再怎麼樣，到那日皇上也該傳召殿下了。

於是東宮上下耐著性子熬到八月十四日，終於盼來了郭楮。

「娘娘命老奴來提醒殿下一句，明日早些去慶壽宮，娘娘要殿下陪著用早膳。」

劉琰笑道：「我一定早去，辛苦郭公公了。」

送走郭楮，錢永芳和楊靜喜笑顏開，劉琰卻沒什麼變化，仍舊回書房讀書。

到中秋這日早上，劉琰早早起來，收拾妥當便往慶壽宮去，本來極熟悉的一條路，

因為十餘日不曾走過，竟也顯得陌生起來。

他一路行至御苑，看到草黃葉紅、秋意遍染，恍惚有種自己已隱居很久的錯覺，等到了慶壽宮門外，又覺得什麼都沒變，這裡還是清清靜靜、令人心安。

劉琰微笑著邁步進去，一道人影突然從旁衝過來，大喝一聲——

「嘿！」

因為出其不意，劉琰被嚇了一跳，腳後退了一步，跟在身後的楊靜、錢永芳則忙衝上來要護住他。

「哈哈！」

熟悉的笑聲傳來，同時劉琰也看清了嚇唬他的人——戴著兔兒面具、穿一身素色衣裙，笑得前仰後合，不是許京華是誰？

劉琰撥開擋路的楊靜，有點氣惱地走上前，抬手掀開她臉上面具，「好笑……」只見一雙盛滿歡快的彎彎雙眸望住他，他瞬間將「嗎」這個字從心裡抹掉了。

「哈哈，還真能嚇到你啊！」許京華樂不可支地摘下面具，送到劉琰面前給他看，「小兔子而已。」

「淘氣。」劉琰搖頭說她一句，便往西偏殿走，「妳昨日進宮的？」

許京華拎著面具跟在後頭，「對啊。」同時悄悄打量劉琰，見他精神不錯，沒有明顯消瘦，只又更沉穩了些，放心之餘還是忍不住問：「你還好嗎？」

劉琰腳步慢了一點，卻忍住了沒回頭看她，低聲答道：「還好。」說完停了停，又聲音更低了，「就是把以前的信，看了……遍。」

中間兩個字，他說得格外含糊，許京華沒聽清，心裡卻仍是一酸，也低聲回道：「我這些天寫了好多信，一會兒給你。」

心中頓時被各種歡快雀躍的情緒填滿，劉琰用盡全力，強忍著沒有回頭立時跟她要信，繼續端著平靜面孔進去見太后。

太后見到劉琰，模樣也比許京華以為的要平靜，打量過氣色，簡單問過起居就叫傳膳了。

許京華覺得這兩位當著她在賣什麼關子。

果然用完膳，太后就藉故把她打發出去，單獨和劉琰說話了。

她噙著嘴出了大殿，到外面先把楊靜叫到一旁，將裝信的錦囊交給他，然後才照太后的吩咐，帶人去摘些新鮮桂花回來。

許京華以為太后和劉琰應該有很多話要說，摘桂花的時候也沒著急，想給他們留出足夠的時間交談，哪知道等她回去慶壽宮，劉琰已經走了！

「我讓他去見皇上了。」太后隨口解釋一句，就要過桂花來看，「妳以前做過桂花糖餅嗎？」

「沒有。皇上會見殿下嗎？」許京華的心思還在劉琰身上。

「兩父子早晚是要見的，祖母教妳做桂花糖餅吧。」

許京華忍不住嘀咕道：「皇上既然不同意那個計策，早就該……」話沒說完，就被太后抬頭看她的眼神給止住了。

「皇上待妳親和，是看著妳喜歡，妳心裡可以當皇上是自家長輩一般愛戴，但絕

不可忘了他是號令天下的至尊。方才這句話，往小了說是不敬尊長，往大了，叫有心人一說，就是大逆不道。」

太后語氣並不嚴厲，但態度十分嚴肅，許京華忙起身認錯，「孫女以後再不敢了。」太后歎了口氣，拉她到身邊坐下，「我知道妳是替琰兒不平，但他們父子間的事，別說是妳，有時候連我都不便插手。祖母不想把妳養得和那些閨秀似的，只知閨閣中事，但也希望妳能明白，身為女子，生來就有許多事無能為力，所以古人教家中女兒，才說卑弱第一。」

「您是不是想說我自不量力啊？」許京華想了想，直接問。

太后笑了笑，「祖母可不是這個意思。這麼說吧，琰兒已經做了太子，要不是總有變故早就成親了，放哪兒看，他都算是個成年男子，該獨自面對風浪了。」說到這兒，她收斂笑意，認真看著許京華說：「他將要走的路，妳陪不了，除非妳想像祖母一樣，踏進這牢籠，再也不出去。」

許京華為了這句話，發了一整天呆。

她明白太后的意思，能陪著劉琰一直走下去的女子只會是他的妻子，也就是太子妃。

許京華對這一點沒有異議，她當然不想像太后一樣，大半輩子都活在宮牆裡，但她想到以後會有一個女子，還是劉琰鍾情許久、耐心等著長大的女子，陪在他身邊，分擔他的喜怒哀樂，從那以後再沒自己什麼事，她就心裡不是滋味。

就像當初得知段弘英訂親時一樣的不是滋味，不，好像那時候更不是滋味一些，因為她甚至昏了頭，想過為什麼他們不能……

許京華用力搖搖頭，把自己當初的蠢念頭搖出去，轉頭看外面時才發覺天色已晚。今日過節，皇上卻沒有擺宴的興致，只傳召了齊王夫婦入宮，來陪太后賞月，他自己用過晚膳就去了淑妃宮中。

周淑妃懷著身孕，肚子已經大起來了，皇上雖有新寵，卻仍時常去陪她。

至於太子殿下，據說見過皇上就回東宮了，晚間賞月時，齊王倒是問了一句，太后卻只歎息一聲，並沒回答，齊王就沒再追問。

許京華也沒敢問，也許這是皇上給劉琰的試煉，或者乾脆是命運給太子殿下掀起的風浪，她這個站在岸上的人實在幫不上什麼，只能看他自己掌舵。

過了中秋，皇上仍是沒有叫太子聽政，但給宋懷信下了一道旨意，令他每隔一日進宮教導太子，許京華也因此能和劉琰繼續通信。

劉琰給她回信，基本都是寫讀了什麼書，書裡有什麼有趣的事，提到他自己，只有「一切都好」四個字而已。

許京華因為太后那日的話，心裡多了幾分彆扭，再寫信時也有所保留，加上宋懷信不太情願給他們傳遞信件，劉琰回第二封信後，許京華就沒再給他回。

這時候已經八月底，她娘的靈柩終於到京，齊王就近擇了日子，陪她從白馬寺送

父母入土為安，合葬在北邙山上。

下葬之後，許京華一時捨不得離開父母，跟齊王商量的，又在墓園守了七日才返回京城。

齊王已經先一步回京，跟太后回稟了下葬事宜，但許京華自己回來了，少不得也得進宮去見太后，讓她安心。

「修得很氣派，四下景致也好，能望見神都，爹娘在地下一定也很高興。」許京華挽著太后手臂，細細描述。

太后點點頭，「那就好，也算了了一樁大事。」

祖孫兩個正說著，外面來人回報，「太子殿下來了。」

中秋一別，到今日已有二十多日未見，許京華站起身，看著劉琰風度翩翩走進來，才突然發覺自己挺想念他的。

劉琰先給太后行禮問安，然後轉向許京華，不待她行禮就說：「又沒外人，免禮吧。剛從北邙山回來嗎？」

「嗯。」許京華點點頭。

劉琰仔細打量她兩眼，向太后道：「京華好像瘦了。」

太后也仰頭打量許京華，「沒有吧？她一直這樣。」

許京華也說：「沒瘦，是黑了，大約看著顯瘦？」

這話一出，劉琰忍不住笑了起來。

太后也笑道：「妳還知道自己黑了？是不是天天在外面跑了？」見許京華笑嘻嘻不說話，她接就著說：「朱家姑娘等著妳回來，約妳跑馬呢，妳也別光等人家請妳，也請人家去家裡玩玩。」

「好呀，等我回去就邀她來。」

劉琰旁邊坐著，並不插話，目光卻一直沒離開她。

許京華眼角餘光看得清清楚楚，一時頗有些不自在，又陪太后說了一會兒話就要告退回去。

太后見了她就放心了，囑咐了一句早晚天涼、記得加衣，便放她走了。

劉琰趁勢說：「正好孫兒要出宮一趟，順道送送京華吧。」

太后當然不好攔著，許京華就和太子殿下一起出了慶壽宮。

第三十八章 這裡是滿的

「殿下要去哪兒啊？」問完這句，許京華壓低聲音，「皇上許你出宮了？」

劉琰點點頭，卻說：「不去哪兒，隨便走走。」又說她，「一段日子不見，妳還同我客氣起來了，張嘴就是殿下。」

「……那不然怎麼說？」

「以前怎麼說，現在還怎麼說。」

以前？以前她當面好像是只說「你」，便道：「那不是顯得我沒規矩、不懂禮數嗎？」

劉琰側頭看她，「妳這就不只是客氣了，同我講規矩禮數，怎麼，妳也要疏遠我嗎？」

「妳也要」三個字好像三枚細針，扎得人心口疼，「也要？誰疏遠你了？」

劉琰和她對視一瞬，轉回頭看著前路，微笑道：「沒誰，逗妳的。」

「是這些日子又出了什麼事嗎？」她總覺得劉琰哪裡不對勁，「皇……」

「沒有。對了，妳見到白金生了嗎？」

許京華搖頭道：「沒有，叔父沒讓我見，只傳了句話，說信已經給段弘英了。」

「妳都沒想找他問問懷戎的近況嗎？」

「我覺得叔父好像不想讓我見，當時又忙著下葬的事，就沒……如果要找白大叔，去哪找啊？」

「他是殿前司的人，住址楊靜知道，一會兒讓他告訴妳家下人。」

說完這句，兩人突然陷入沉默，劉琰沒再開口，許京華一時也不知道說什麼，直到出了宮門，才說：「那……」

「我再送妳一段吧。」劉琰看著許家馬車說。

許京華覺得好像不合適，但又說不出拒絕的話，只得點頭，先上了車。

劉琰隨後跟著上去，許京華進宮前就打發翠娥先回府了，車上便只有他們兩個。

許京華沒了顧忌，等車開始走了，開口就問：「你怎麼了？」

「我怎麼了？」劉琰面帶無辜，反問道。

許京華皺眉道：「怪裡怪氣的。」

「被父皇冷落那麼久，只能困在東宮，有點怪也是應該的吧？」劉琰手臂支在膝頭，笑問。

「少來吧，你才不會！」

劉琰挑眉道：「這麼篤定？」

「嗯，你是不是做給誰看的？」

好似一陣春風吹來，劉琰面上似有似無的陰鬱瞬間散去，只剩愉悅笑意，「居然沒騙過妳去。」

許京華放下心來，又好奇地問：「那你是想騙誰？皇上不是不答應……啊！你們……」

劉琰抬起手示意她不要說出來，「妳心裡知道就好。」

許京華心念轉動，想明白以後突然有點生氣，抬手在他手臂上拍了一記，「你不早同我說，害我擔心那麼久！」

「妳擔心了嗎？」劉琰故作驚訝，「後來妳再沒給我寫信，我還以為……」

許京華瞪著眼睛質問：「以為什麼？」

劉琰低頭笑道：「沒什麼。」

「你把話說清楚，以為什麼？」

「以為妳太忙，把我忘了。」

「你這是惡人先告狀！明明是你回信只寫些無關痛癢的，讓人沒法回，居然還賴我，再說宋先生那會兒嘮叨個沒完，我……」

看她真有點生氣了，劉琰忙說：「我知道，他也同我說了，我們通過他傳信，他身上擔著干係。」

「那你還誣賴我？」

劉琰搖搖頭，認真道：「不是誣賴，是害怕。」

「怕什麼？」

劉琰看著她，沒回答。

許京華與他對視一會兒才反應過來，這話是接前頭的，心裡一時滋味繁雜，無法細辨。

「我不會。」她盡力忽視心頭滋味，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他，「只是有點無能為力，我也幫不上你什麼，光擔心有什麼用？」

「有用。」

許京華疑惑道：「啊？」

劉琰右手按住自己胸口，「只要妳還擔心，這裡就是滿的。」

許京華輕飄飄地回了家，直到晚上臨睡前，她才突然醒過味來。

太子殿下今天在車上說的那些，是不是有點輕浮？什麼怕妳把我忘了，什麼知道妳擔心我，心裡就是滿的，這是該和她說的話嗎？

不不不，應該說，這就不該是他說的話！

許京華抱著被子翻了個身，她睡覺房內從來不留燈，所以此刻就算睜著眼睛，也只看見一片漆黑。

城中許府比北邙山上要安靜得多，沒有秋風吹過樹林的沙啦聲，也沒有夜梟嚇人的鳴叫，可越是這樣的黑暗與寧靜，越容易將一點心事都放得很大。

是劉琰變了嗎？他今天看起來確實和以往大不一樣，好像突然多了些稜角……不對，不是突然多了，而是他突然把以前掩藏著的稜角露了一些出來，無懈可擊的微笑裡多了點兒譏諷，不滿時也不再點到為止，而是直白地說出來。

許京華對此不太習慣，卻覺得……他好像比之前高大了。

好男兒理當如此嘛！為了做那個謙遜賢德的儲君，就一直壓抑著心氣和驕傲，能過得快活嗎？

要她說，人生苦短，想那麼多沒意思，還是順著心意快快活活過日子才好。這麼一想，她又憐惜起劉琰來，藉著做戲給李家看才能露出少年稜角，展示一點真心真意，他也太不容易了。

所以沒有什麼該不該，他說了想說的話，她聽了也心生歡喜就行了。

想通此節，許京華瞬間心事全消，被子一拉就入了夢鄉。

她這一覺睡得香甜，直到翠娥來叫她，說太子殿下登門拜訪，許京華才一骨碌爬起來，穿好衣裳去見人。

劉琰是來找她玩的，許京華高高興興和他出門，一起跑了會兒馬，又去福先寺吃素齋，吃完去鬧市街上閒逛。

許京華忍不住感歎道：「這是最喜歡過的日子了！」

劉琰卻忽然站住腳，轉頭和她說：「我也喜歡，可我不能一直這麼過，對不起京華，我等的人長大了，我要和她成親，以後不能再找妳玩了。」

「可是你說過，無論如何都不會不理我的啊！」

劉琰掉頭就走，根本不回答。

許京華想去追，卻不知怎麼一腳踏空，醒了過來。

「原來是作夢……」她慶幸萬分地坐起身，看著外面天色大亮，忍不住埋怨一句，「怎麼不叫我？」

「奴婢們看郡主睡得香，想著左右無事便沒叫您。」翠娥看看她神色，柔聲問：「郡主是作惡夢了嗎？」

「算是吧。」

許京華起身穿好衣服，洗臉時想到難免有那麼一日，心情又不好起來，之後隨便吃了幾口早飯，就去找宋懷信，一進門就問：「先生，這些日子京中有沒有什麼新鮮事？」

「沒有吧，不知道。」

許京華看這老先生一副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樣子，只得挑明了說：「昨日我在娘娘那兒見到殿下，他後來還出宮了呢。」

宋懷信不說話，看著她等下文。

「皇上什麼時候放他出東宮的？」

「太子又無過錯，皇上不見是不見，難道還真能無故囚禁不成？」

「之前不也關了十多天嗎？」許京華嘀咕道。

宋懷信道：「那是皇上沒顧上。」他擰起眉毛，沉吟著繼續說：「殿下身為儲君，乃國之本，輕易不會動搖，妳就不用跟著操心。」

「我不操心，我就是好奇。現在殿下可以隨意出宮嗎？」

「以前也可以。」

「是嗎？那他……哦！」許京華恍然，「他以前是因為謹慎小心，才很少出宮的是不是？」好像叔父還告誡過劉琰。

「嗯。」想到皇上與太子終究還是有了裂隙，宋懷信就愁眉不展，「要依我，殿下最近應當更謹慎小心才是。」

許京華不能跟他說皇上和太子在做戲，只問：「您勸過殿下了？」

宋懷信點點頭。

許京華追問：「他怎麼說？」

「什麼也沒說。」

看老先生似乎有點頹然，許京華勸慰了幾句，「殿下也還是個少年呢，真要他像您這年紀的人一樣，整日謹慎小心地過日子，也太難為他了。再說人總忍氣吞聲的，容易憋出毛病來，不如讓他常出來散散心。」

宋懷信覺得有些道理，但心裡略微一轉念，又瞪眼道：「我這年紀怎麼了？說誰憋出毛病呢？」

許京華跳起來往外跑，「沒怎麼、沒怎麼，我去叔父那兒了，午後回來！」

她自己出門最不爱坐車，騎著馬就去了齊王府，先跟齊王妃說了會兒閒話，再打聽朱苒最近有沒有空，說想邀她去家裡玩。

「她正在家裡閒得難受呢！」齊王妃笑道：「妳一叫準來。對了，過幾日普寧長公主過生辰，要宴客，我帶著妳去吧。」

「我嗎？」許京華不記得普寧長公主是哪一個，有點遲疑。

「妳放心，這位長公主和前面幾個不一樣，她就比王爺大兩歲，生母原是宮人，母女兩個都沒得罪過皇上。」齊王妃知道跟許京華說話不能藏著掖著，就說得特別明白，「真定長公主和于太妃那事，桂王本來想串聯宗室，就是叫她幾句話給噎回去了。」

皇上不但至今關著真定長公主，連她生母于太妃都因為宮中搜出魘鎮之物，而被發去守先帝陵墓了。

于太妃是桂王養母，跟真定長公主也比別的兄弟姊妹親近，當然是想伸出援手，藉由宗室給皇上施壓的，但榮王、茂王記恨他當初支持皇上尊娘娘為太后，且親娘還都在皇上手裡，便不肯應聲，眾位長公主裡面，別人還在觀望，普寧先就直接回拒了。

「是以這回皇上特意跟王爺打過招呼，讓我們去捧場，給普寧長公主好好過個生辰。」

「那好啊，我跟著孀娘去。既是過生辰，是不是要備一份禮物？」

「這妳不用管了，妳是小輩，本來也沒人挑妳，去就是捧場了。」

許京華進京後沒多久老爹就去了，一直守孝，除了宮中和朱苒邀請的小姊妹聚會，別人家宴客都沒去過，也不知道規矩，齊王妃特意跟她說了些，順便幫她參謀那天穿什麼。

聊完這些也到午間了，她在齊王府蹭了頓飯才告辭回去。

今日天氣不錯，午間日頭正大，暖洋洋的，許京華騎著馬慢悠悠上橋過了河，正想著要不要拐去會通橋那邊逛逛，西街那邊忽然傳來兩聲短促的哨聲。

她一下勒住了馬，側耳傾聽。

西街兩面商鋪林立，街上也大來人往，十分喧鬧，她等了一會兒，沒再聽見有哨聲，拍拍馬又往前走，可沒走幾步就又聽見一聲長長的哨聲。

許京華立刻翻身下馬，把韁繩往隨從手裡一丟，就快步轉進了西街。

這絕對是她自己做的哨子！

吹哨子的人似乎心緒不佳，一直亂吹一氣，時長時短的，好在沒停，許京華追著哨聲，一路穿梭，最終停在一間稍顯冷清的茶樓門前。

哨聲沒了。

她邁步進去，問迎上來的茶博士，「我同人約了在這兒見面，不知道來了沒有？一位帶著隨從的俊俏公子。」

茶博士道：「樓上雅室有一位，不知是不是公子約的，要不小的帶您上去問問？」

許京華跟著他上了樓，一看守在門口的人，就說：「不用問了……」

後面的話還沒說出來，裡面就「吱」一聲哨子響，茶博士皺眉縮脖。

許京華一頓，「……就是他，多謝，你去忙吧。」

雅室門口守著的正是錢永芳，他先前聽見有人上來還瞅了兩眼，待見著來人是個少年，更不在意，誰知那少年竟然徑直走過來，再定睛一看，頓時喜出望外。

「郡……」

「噓。」許京華不讓他出聲，自己伸手敲敲門。

裡面不應聲，她乾脆自己打開門進去。

門內是一座木雕屏風，擋住了室內的人，許京華回手關上門，正待走進去，劉琰不耐煩的聲音突然傳來，「不是說了別煩我嗎？」

嘖嘖，脾氣真是見漲，許京華笑咪咪繞過屏風，見劉琰背對屏風，斜倚憑几，手裡拿著自己送他的竹哨，又要往嘴裡送，忙說：「不是你叫我來的嗎？」

劉琰一驚轉頭，看見是她，瞬間跳了起來，驚喜道：「妳居然聽見了？」

許京華走到他跟前，笑問：「我耳朵靈吧？」

劉琰笑著點頭。

許京華卻突然皺眉搖頭，「不過你吹得也太難聽了。」

劉琰，「……」

「坐吧，你怎麼躲這兒來了？」許京華反客為主，走到茶几另一邊跪坐下來，自己動手倒了杯茶喝。

劉琰緩緩坐回去，望著許京華，仍然覺得像是在夢中。

「我打發人去妳府裡問，說妳不在家，就隨便走到這了。」

「我去叔父那了。你怎麼了？誰惹你了？氣呼呼的。」

劉琰低頭把竹哨收好，沒有回答許京華，卻問：「妳猜李家第一個派來找我的人，是誰？」

許京華認真想了想，「是那個李兔雲嗎？」

劉琰搖搖頭，冷笑道：「他們姓李的最會借刀殺人，當然不會讓自家孩子衝鋒陷陣。」

「那還有誰？」李家在京城也沒什麼人了吧？

「陸璿。」

許京華吃了一驚，「你那個好看的表妹？她、她怎麼還摻和這些事？」

「她不是『還』摻和這些事，她從一開始就是這個用途。」劉琰面色極冷，「李弋真是老謀深算，叫個無依無靠的姑娘來牽線，萬一出什麼差錯也牽連不到李家本支，真是……」

「臭不要臉！」許京華聽他一說，也怒極拍案，「什麼東西！」

劉琰愣愣看她一眼，噗哧笑了，「妳說得對，他們確實臭不要臉，不是東西！哈哈！」

罵個人都能把他逗笑？許京華一臉莫名其妙，「可是真定長公主都被關在宮裡了，陸姑娘姊弟難道還住在長公主府嗎？」

「沒有，他們先在李弋女婿家裡住了段日子，不知怎麼又搭上榮王府，大約是陸太妃的關係，我是在福先寺遇見他們姊弟的。」

一說福先寺，許京華就想起自己作的那個夢，頓時有點不自在，忙問：「那她怎

麼說的？」

「無非是很同情我的境遇，願意為我出力，說服李家施以援手云云。」

「難怪你生氣，這樣一來，事情就更麻煩了，陸姑娘也……」很難有什麼好下場。劉琰沉默片刻，歎了口氣道：「我……我一時覺得她是咎由自取，一時又覺得，她也沒有別的路可選，命數如此，倒是我無能，幫不上忙……」

「這不能怪你，你自己沒被李家牽連都不錯了，要怪還是怪李家不好。」許京華把他那杯冷茶倒掉，重新給他沏了一杯，「還是想辦法儘早解決此事吧，只要沒釀成什麼大禍，到時咱們再跟皇上求情，請皇上饒她一回。」

「咱們？」劉琰忍不住重複。

「嗯，我和你一起求皇上。」

劉琰終於笑了，卻故意問：「我求情也還罷了，到底是表親，妳去了，父皇若是問妳求的什麼情……」

「我為了殿下你呀！」許京華理所當然地道。

劉琰心一跳，目光與她對上。

許京華卻只和他對視一眼就躲開了，太子殿下雙目明亮，光芒灼灼，照得人心慌。

「呃……我給你壯膽嘛。」她乾笑兩聲，又隨便扯了句話問：「過幾天普寧長公主生辰，你去嗎？」

劉琰看著她，緩緩笑了起來，低聲說：「妳去找就去。」

許京華抬頭斜他一眼。

「真的，我本來不想去，但妳去的話，我一定去。」

許京華覺得自己又輕飄飄飛起來了！

約好下次在普寧長公主生辰時再見，許京華就告辭了，「和先生說好，午後回去上課的。」

劉琰沒留她，點點頭說：「我也該回宮了。」

兩人一起出茶樓，到街口一個要向東回家，一個要向北回宮，臨別時許京華叫住劉琰，「有些書上的道理聽聽就算了，別太當真。」

劉琰一臉茫然地問：「什麼道理？」

「就那些什麼謙遜自省、克己復禮之類的，要我說，做人沒必要想那麼多，對得起自己，也沒對不起旁人，就夠了。」許京華一手牽馬，一手叉腰，架勢十分豪邁，「你又沒做錯什麼，從頭到尾，最無辜的那個就是你，真正有錯的，是那些攪風攪雨的老傢伙，所以不論後面還有什麼等著，都別怪自己。」

劉琰沒有回話，眼睛卻亮晶晶的，像是驟然被許京華一席話點燃了什麼火苗。

許京華和他對視等回話，他卻不開口，她便忍不住問：「記住了嗎？」

太子殿下終於開了尊口，「現在是記住了，就怕……以後會忘。」

「……你記性有這麼差嗎？」

「不是記性差，而是有些時候總忍不住懷疑自己……」劉琰目光下移，落到地面，顯得特別落寞。

許京華想也不想就說：「那你來找我，讓我給你來個當頭棒喝。」

劉琰條地抬眸，「一言為定？」

許京華斜他一眼，翻身上馬，「沒見過你這樣上趕著要當頭棒喝的，我走啦。」

劉琰一笑道：「誼友難得嘛。」又揮揮手，「回去吧，代我給先生問好。」

許京華也揮揮手，撥馬往東走了一段，隨從突然叫她，「郡主。」

她疑惑側頭，隨從示意她往後看，許京華在馬上轉過身子，才看見劉琰還一直站在街口，目送著她。

許京華一下勒住馬，揚起手中馬鞭衝劉琰揮了揮，示意他上車走吧，劉琰似乎笑了笑。

她已經走出很長一段，其實看不太清楚他的臉，但她就是感覺他笑了笑，才終於轉身上車走了。

「這人……」許京華回身拍馬繼續走，卻忍不住嘀咕，「不想走就直說嘛，也不是不能帶他一起回府待一會啊。」這樣倒弄得她心裡怪不是滋味的。

不過，至少在他憤怒難過想找她而吹響哨子的時候，她聽見了！

想起這個，許京華又高興起來，覺得方才那番會面，很有些說書先生常說的「冥冥中自有天意」的意思。

如此一時喜一時憂地回到家，許京華趕在上課前先寫了張帖子，讓人送去朱苒那兒，請她明日來做客。

第三十九章 和劉琰傳緋聞

朱苒果然應得爽快，第二日早早就來了許府。

小姊妹見面，朱苒先問候許京華安葬父母諸事是否順利。

「很順利，一應事宜都不用我來操心，我只要照著行禮就行了。」許京華答完又問朱苒這些天做了什麼，有沒有找小姊妹玩。

「沒有，妳走之後我就沒出過家門，」朱苒說起這個，音量都高了，「祖母說外面妖風四起，還是待在家裡穩妥些，不但不讓我出門，她自己也誰請都不去了，祖父也是一樣閉門謝客，家裡冷清極了。」

「妖風四起？又出什麼事了嗎？」

朱苒轉頭四顧，似乎有所顧忌，許京華就找了個藉口打發翠娥等人出去，朱苒帶來的侍女也隨之退下。

她拉住朱苒的手，低聲問：「是不是又跟東宮有關？」

朱苒點點頭，解釋道：「其實我不是怕翠娥姊姊她們聽見，我是怕我身邊的人回去告訴祖母，她老人家不讓我同妳亂說，但我覺得，我既然聽見了，沒道理瞞著妳。」

「怎麼，還同我有關不成？」許京華驚訝道。

「嗯，前幾日我二孀娘家添了個小孫子，二孀去給孩子洗三，回來告訴祖母，說外面風傳太子殿下至今沒定下太子妃來，都是因為妳……」

許京華強忍著沒插嘴，想等下文，不料朱苒說到這兒就小心看著她，不往下說了。

「怎麼是因為我？」到了還得自己問，許京華道：「這事怎麼同我扯上干係的？」

朱苒見她態度坦蕩，鬆了口氣道：「之前外面不是瞎傳太子殿下中意阿慧嗎？後

來楚指揮使因病在家休養，太子殿下也好長時間不露面，就有人說是……」她做了個「皇上」的口型，「不許，還說皇上中意的太子妃其實是妳。」

她說到「皇上」就自動消音，只有口型，逗得許京華忍不住笑，「沒有的事。」

「我也覺得，要真如此不是皆大歡喜嗎？可我二孀說，那些人傳得有鼻子有眼的，非說太子殿下心有所屬、怎麼都不願意，所以才惹得龍顏震怒，不許殿下再聽政了。」

許京華，「……」

朱萼瞧瞧她的臉色，反手拉住許京華的手，勸慰道：「妳別惱，我祖母說，這些話八成是別人故意傳給我二孀聽的，想藉由我們家傳到王爺耳朵裡……」

許京華也反應過來，「不錯，若叔父一怒之下去告訴了祖母，他們就更稱心了。」

「嗯，所以祖母也不叫我告訴妳，怕毀了一樁姻緣……」

「妳等等！哪來的姻緣？」許京華被她這個急轉彎轉暈了。

朱萼捂臉偷笑道：「哎呀，說漏了！」

許京華也氣笑了，伸手點一點朱萼額角，「少來，我看妳就是故意說的。」

朱萼笑嘻嘻不搭腔。

「沒有這回事。」許京華認真解釋，「那些人真是多慮了，皇上才沒有那個意思。」

「真是這樣嗎？」朱萼托著下巴，似乎還有點失望，「不過我祖父也說，要是皇上真有這個美意，太子殿下沒道理反對的，現如今哪還有比郡主更合適的太子妃人選呢？」

「這話從何說起？」許京華非常驚異。

「從妳好說起呀。」朱萼語氣充滿理所當然，「妳不知道，我和姑母總是回去在祖母面前誇妳，我祖母後來還有點動心，想把妳娶回去給我做嫂嫂呢。」

許京華，「……」

朱萼伸手勾住她的手臂，嘿嘿笑道：「不過妳放心，姑母早把她老人家這念頭打消啦。」

「可妳剛剛不是說是妳祖父說的嗎？」

朱萼沒覺得有什麼不同，「祖父祖母都一樣啦，我原來是想著，妳要是做了太子妃也挺好的，親上加親，有太后娘娘和王爺照應，定不會吃虧，將來還能母儀天下……」說到最後四個字，她又悄悄壓低了聲音。

許京華搖頭道：「我不做太子妃，更不會吃虧。」

「這倒也是。」朱萼話是這麼說，神色卻仍有些失望，「但妳不是說，太子殿下很俊美的嗎？」

許京華和她走得近，難免提及劉琰，肯定了一下有關太子殿下俊美的傳言，但是……

「他美他的，我遠遠欣賞就好了呀。」

「那妳還真想得開。」朱萼再歎一口氣。

「……好了好了，不提他了，有沒有別的有趣的事？說來聽聽。」

朱萼正值情竇初開年紀，自己沒有思慕的對象，聽祖父說太子和好友般配，便順

著那話生出嚮往，覺得許京華能做太子妃就太好了，哪想得到她本人完全沒那意思，朱苒頓生情思錯付之感，一時有點意興闌珊，也想不出什麼有趣的事。許京華見狀，乾脆和她換了男裝，一起出去跑了會兒馬，才終於把這事揭過去。進了九月，天越發短了，兩人回到許府用過午飯，又聊了會兒閒話，天色就開始發暗，朱府侍女也催著朱苒回去。

「好吧，改日約妳去我家玩，我祖母一直想見見妳呢。」

許京華去過朱家別院，也和朱苒約出去跑過馬，就是沒去過國公府，便笑著答應，「好啊，不過過兩日我要和孀娘一道去給普寧長公主賀壽，妳去不去？」

「普寧長公主？沒聽說。大約沒有廣發請帖，不用去的。」朱苒說到這裡，吐了吐舌，「那些王府、公主府規矩大，就算給了請帖，祖母向來也不帶我去，怕無事生非。」

原來還有這一節，許京華就笑道：「孀娘說是皇上囑咐的，去捧個場。」

朱苒聽了就笑，「妳不一樣，妳去了是真正的座上賓，好了，我走啦，等我給妳下帖子。」

許京華送了她走，回去找宋先生上課。

到下課時，她想起朱苒說的話，忍不住問宋懷信，「先生，為何會有人覺得我適合……」不知為何，她忽然有點不好意思說出口，就停住了。

宋懷信正低頭喝茶，沒留意到她的異常，隨口追問：「適合什麼？」

「沒什麼。」許京華憋回去，提筆寫功課。

宋懷信慢悠悠喝了一壺茶，抬頭時，見她仍在奮筆疾書，並沒有繼續問的意思，不由得有點納悶，便站起身走到她身邊，看一眼她寫的字，登時吹鬍子罵道：「妳這劃拉的什麼東西？重寫！」

許京華看看紙上像雞踩過一樣的字，默默掀開放到一邊，試著平心靜氣，從頭好好寫。

「想問什麼就問，憋回去做什麼？」宋懷信敲敲書案說。

許京華提著筆頓了頓，搖頭說：「還是不問了，我自己想吧。」

肯自己動腦當然很好，宋懷信便不再追問，只說：「那便等寫完功課再想，別一心二用、心不在焉的，末了字沒寫好，事情也沒想明白。」

許京華老實應了，把亂七八糟的念頭拋到一旁，專心寫完功課。

下課後，許京華回到自己房裡，才又回頭想朱苒說的那些話。

她之所以如此在意，是因為朱苒的祖父原是一位身經百戰的將軍，她特別佩服那樣的人，覺得他們一定見識不凡。可捫心自問，許京華並不覺得比起京城權貴之家的閨秀，自己有什麼地方能勝出，甚至比別人更適合做太子妃。

反覆思量了幾個來回，「現如今哪還有比郡主更合適的太子妃人選呢」這一句重新兜上心頭，她默默重複兩遍，一下明白了。

現如今……關鍵在這三個字上！

是了，外面的人不知實情如何，只當皇上和太子是因為楚詢父女而生了嫌隙，這

個時候那些父祖是高官重臣的閨秀們，顯赫家世反成劣勢，倒不如她這樣無父無母的孤女更合皇上心意。

從常理來說，只要太子還想緩和父子關係，不讓皇上繼續猜忌自己，就一定會順從皇上之意，這麼一想，還真是沒人比她更合適！

許京華想明白了卻並不高興，想藉由朱家把這個謠言傳進太后娘娘耳朵裡的人，也是這麼想的吧？所以才唯恐事情成真，一定要激怒太后，進而令劉琰更加孤立無援，只能與李家結盟……這群王八蛋！

她在家生了兩天悶氣，把李家祖宗十八代罵了個差不離，卻沒想到去了普寧長公主生辰宴，太子殿下還沒露面，先見到了代表李家接近劉琰的陸璿。

Crescent Family